





第一一八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矩	雪	文	庸	彝	張	玉	靈	棋
山	窗	溪	齋	齋	氏	楮	巖	埜
存				文	拙	軒		
稿	集	集	集	編	集	集	集	集

宋徐經孫撰……………一	宋孫夢觀撰	宋李昂英撰……………一一三	宋趙汝騰撰……………一二三五	宋趙孟堅撰……………三〇五	宋張侃撰……………三六九	宋岳珂撰……………四四一	宋唐士恥撰……………五〇一	宋徐元杰撰……………五九九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矩山存稿卷一至三

撰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方大川

謄錄監生臣余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矩山存稿

別集類三宋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矩山存稿

臣等謹案矩山存稿五卷宋徐經孫撰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豐城人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歷官刑部侍郎太子詹事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以忤賈似道罷歸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事蹟具宋史本傳經孫家在洪撫之間有山方正因號曰矩山并以名其集生平以伉直自許立朝大節多有可稱熊朋來銘其墓有云是在烏臺而不畏權貴者是在鸞臺而不畏近侍者其丰采之嚴正可以槩見文章非所注意故往往信筆揮寫直抒胸臆不復以經營研鍊為長然其辭達氣昌亦殊有汪洋浩瀚之致至於奏疏諸篇極言時政及彈劾權倖皆敷陳剴切

辭旨凜然想見正笏垂紳氣象其體裁清峻

尤非撻拾陳腐者所能幾其萬一惟詩筆俚

淺實非所長讀者以其人重之可矣乾隆四

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鉅山存稿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鉅山存稿卷一

宋 徐經孫 撰

奏疏

陳綱紀疏^{寶祐癸丑}

臣一介疎庸叨恩分察循牆莫避庀職有初輒攬千一之慮仰濟九重之聽臣嘗觀張方平論祥符景德以前私說不行朝廷尊嚴明道慶厯之際言事日橫朝廷遂輕蘇轍力辨其非是蓋以為朝廷重輕初不在此當使

欽定四庫全書

鉅山存稿

二

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臣嘗誦味至此未嘗不三復蘇轍之知言而重歎方平之失言也彼徒見李沆當國利害文字一切不行以為復鎮靜之體而不知上下緘默風采銷鑠異日之弊卒至於奉行天書從史封禪以逢君之過而不知恥其視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王素余靖諸賢疾聲大呼於明道慶厯之時則虎踞龍蟠聞者遠避泰山喬岳望之屹然宗廟朝廷之勢顧不重乎恭惟皇帝陛下天資寬厚視民如傷未嘗出一虐令

行一苛政可謂有仁祖之仁鷄鳴視朝日脯講學聽覽不倦於寒暑朝夕親近於儒臣可謂有仁祖之勤開納忠嘉假借聲色縉紳奏對未嘗不示從容草茅危言未嘗少加譴責可謂有仁祖之度內外臣子之才器無不周知四方利病之纖悉靡不畢照可謂有仁祖之明夫以真履實踐該備衆美既兼有仁祖之四德而臨朝已三十年尚未覩慶厯之治功陛下亦當思其故乎仁祖嘗謂措置天下政不欲中出不若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未便則臺諫得以言其失於是改之易耳陛下端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存稿

二

更化真有此意衆正彙征羣奸距脫言路風采赫然有慶厯氣象曾未幾何時移事異公論乍屈而乍伸人才乍賢而乍佞臺諫之氣不如端平之初而朝廷輕矣臣嘗妄議其輕者有四方其未言也有宣諭以杜其口有戒飭以消其氣及其既言也或節帖而不盡行或謦降而後付出使鷄擊匿為雌伏鳳鳴暗作寒蟬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廷無乃類是歟至如近事尤駭

見聞寧張北司輿臺之氣而不少存烏臺之體風憲掃地幾不復振臣于此時顧以非才謬蒙陛下特加親擢臣之進退大為狼狽雖然臣固知陛下非厭人言者第朝廷重輕關係非小不審陛下謂言事日橫而朝廷遂輕如張方平之言乎抑當使下無以議不可使下不得議如蘇轍之言乎方平之言一人之私言也蘇轍之言天下之公言也繼今以往必使命令一出於中書而不由於內降然後下無以議必使用舍一出於公是而不移於私意然後下無以議必使名器謹視于舊章而不循於弊例然後下無以議否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存稿

三

陛下固無怪乎言者之紛紛也古今天下事可言者夥矣臣祇命之初未敢泛陳姑以職事所關係者為陛下告然非為微臣職事計乃國家紀綱之所係惟陛下察其愚而赦之則臣又將有以為陛下告者謹錄奏以聞伏候勅旨

陳政事四條

臣聞先事而慮事不足憂事至而憂無救其事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

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夫子之於父母一氣而分者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未有呼吸喘息疼痛痒痾而不知者知之先則圖之速圖之速則慮之周父母之道於斯為盡臣觀今日之事殆難偏以疏舉五月以來常易為沴夏田龜拆農夫乏收如江淮閩廣多以旱告地道不寧陵谷變遷昏墊之民化為魚鼈如浙之溫台處三郡湖南之湘鄉寧鄉二邑又以水告則水旱之為敗也慘矣遊騎哨遍蹂我淮甸而窺疆之計迫逆雖遁誅

欽定四庫全書

所山存稿

四

負固海島而運謀之計深矧饑饉相因姦宄初發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則風塵擾攘之為敗也急矣為民父母可坐視其敗而弗知救歟竊謂上而朝廷下而州縣外而邊閭所當汲汲皇皇念民生之不易懼禍至之無日而內外之間方且鎮之以靜玩之以常未聞有變容動色集思廣益求所以為救敗之方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不避僭妄輒以當今之急務熟數而條陳之一曰逮行荒政以恤流亡二曰亟寬民力以固根本三曰預儲

帥才以備緩急四曰急防海道以杜窺覷臣聞旱乾水溢亢湯被之民無捐瘠者以蓄積先備故也今公私赤立備具不先固無望其有亢湯之心也豈可不體之乎蘇軾有言救災卹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糴發常平官無大失而人受其賜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于耗散省倉虧折課利官為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此至論也恭惟我孝宗皇帝留意荒政聖訓有言

欽定四庫全書

所山存稿

五

州縣檢改多是不實後時大哉王言此州縣救荒之大弊而孝宗皇帝以四字盡之蓋守令志在繭絲不固根本者每遇水旱上下觀望不以實告及朝廷以所聞下行則輒轉後時祇為文具往往彙結已空而方行檢視流殍滿野而甫議賑卹朝廷有仁心州縣無仁政民不被其澤者多矣臣欲望聖慈念諸水旱之相仍戒吏時賑卹之無實速降旨揮如乾道四年之詔諸路漕臣不以水旱實聞而州縣隱蔽者並置于法又如乾道二年

之詔令諸處監司守令預先講求救荒之政預備有法所當推賞如水旱去處或至無備必置于罰蓋立賞罰以勸懲貴州縣以實奏戒檢攷之後時此今日救荒第一議也臣又聞唐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少郡縣議優恤恐生民奸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說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于斯不思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臣願陛下體孝宗之心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江山存稿

六

時憂治時而危明主者也臣援之于今日所謂鍼砭于膏肓之際扶危形而療急症者也何則青海之箭不傳而蒙紅之期已迫邊境溪洞外患方殷而吾饑民已有嘯聚於內盜賊已有乘間而發者使內外相挺而動雖智者不能為謀欲銷動搖枕杌之憂當行安靜和平之政而觀時事乃不其然京城百姓習於寬恩尤思勞擾沉當燬室之後未究安宅之圖而土木繁興萬役未已湖山除道石工方興近者會稽之民困於石運有家破身殞見於守臣之所申者可為寒心夫以畿輔之民近在目睫且無以固其志況江閩湖廣淮蜀遠在千里之外者乎宜其生意蕭然怨腹充塞而不得微聞且和糴非得已也糴于有米之家又復何辭而履畝均數是有與無俱病矣勸分未遽害也科于富厚之家又復何說而概及下戶是貧與富俱空矣非若于經量之挨突則迫于徵求之無藝起差失役動以軍法不計人之多寡而民以失役困科配軍需急於星火不問產業之有無

卷一 江山存稿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訓

而民以軍需困長此不已臣恐蘇轍之可畏者驗于此矣為今之計非有大恩意大號令如元祐之快活條貫如淳熙之寬恤詔書回饑民等死之心銷匹夫貪亂之志恐未知本固邦寧之意臣所謂亟寬民力以固根本者此也臣聞臨事而需才不若儲才而待用詩曰二矛重弓說詩者以為備折壞也夫以器械之微猶且為折壞之備況折衝強禦之臣三軍之所繫命其為弓矢之備大矣可不預備而宿儲之乎臣嘗觀藝祖開基君臣謀事最為深遠方其未取太原也預擬曹翰以守之可謂早計矣而普猶曰翰死誰可以代夫以太原未取而先擇守擇守有人而又擬承代載之史冊貽厥孫謀孝宗深識此意嘗謂蜀去行都萬里人才預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恪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轉運使可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備采擇淵哉聖謨于閫外之寄預選轉運之才以備緩急聖明深略可以想見邇者蜀閫儲才不素求之於外孰為羊陸之仁人咨之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聖訓

九

廷誰是禁中之頗收授錢萬里取具臨時不免折柳樊圓之詩遂事不諫既往何咎然陛下可謂分閫有其人而遽遺聖慮如藝祖皇帝所以思為曹翰之代孝宗皇帝所以預為轉運使之儲者所當深長思也豈惟蜀哉今三邊謀帥皆當以此意推之庶幾昔人重弓之備臣所謂儲帥才以備緩急者此也臣聞地勢有遠近則兵防有緩急六朝立國金陵鄴於淮也故守禦以淮甸為急國家駐蹕錢塘濱于海也故守禦以川道為急雖然此特以立國地勢言耳乃若今日之事勢則有急於此者最爾海島據吾要壘窺我上流邇者東閩運籌潛師襲取其計是矣然六月興師非我之利三校失律為彼所窺既徒啟于戎心當益嚴於方面臣聞紹興辛巳北朝造舟於潞河將浮海入征朝廷預謀知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屯江陰以備之俾之乘便伺利觀勢而進于是先解東海之圍繼奏唐島之捷彼謀大沮國勢以安近聞謀知狡謀有所窺矚則我之命李寶以屯江陰事

不可緩廟謨淵深固未易測然以公海易師事覲之臣切怪上下之悠悠也蓋自中興南渡留意海道專置帥垣實為重寄矧在今日尤當加意比聞新師壓境則治法征謀有所自出所宜劄下司府條上利害使團結民社練習水軍或招集戈船以分戍或激勵土豪以為助朝夕究圖隄備不測庶幾不失中興制帥之初意臣所謂急海道以杜窺覷者此也臣前所列之二條今日內治之急政也後所列之二條今日外治之要務也徹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存稿

十

陳納善政疏

臣聞人君當以一身兼天下之善不當以一身分天下之過記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之以輔弼又承之以卿大夫百執事者非徒使之俯首聽命言莫予違以植崇高之勢也其大者在於格主

正事其小者亦得隨時獻言無非合天下之善以歸人主一身而已故聖神如堯而曰舍己從人聰明如舜而曰取人為善蓋惟恐善之有遺也成湯聖君也書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令王也詩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蓋惟恐一過之累己也自衛室總章之制不存而後世率多任己以獨斷自明目達聰之意不續而後世率多強明以自任始無復以一身兼天下之善矣漢高帝與蕭何爭請苑事而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武帝與田蚡爭除吏而曰君除吏盡吾亦欲除吏始甘以一身分天下之過矣噫古今君德之純駁治道之污隆其皆出於此歟恭惟國朝列聖相承君德純粹治道興隆可以遠匹堯舜下軌商周由漢而下不足道矣藝祖皇帝因乘快指揮之誤而知為君之難太宗皇帝曰行事不近理者斷不為之高宗不以畢辜廢朝令孝宗許合臺諫會議都堂皆以防一己之過而盡天下之善也故令之出或有未當大臣既得以從容執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存稿

十

矣給舍又得以駁正而塗歸侍從既得以密勿論思矣
臺諫又得以顯刺而論列嗚呼人臣咸若是天下豈復
有遺善朝廷安得有過舉哉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
率循舊章凡帝王之治法祖宗之心法固皆見於知行
間矣而切觀時事深有疑焉數月以來不惟內批之煩
僥倖得志而名器之衷中外隱憂問之大臣固常執奏
矣或謂上意之難回是陛下為大臣分過也問之給事
固常繳駁矣或謂宣諭之狎至是陛下為給事分過也

欽定四庫全書

聖山存稿
卷一

主

問之侍從非不論奏也或謂不見於施行是陛下為侍
從分過也問之臺諫非不抨彈也或謂尚聞於節貼是
陛下為臺諫分過也夫上而輔弼下而有司本皆為救
過之地而今也下有所議上未必從反未免有分過之
疑臣甚為陛下惜之雖然陛下豈真欲以身為臣下分
過哉臣固知陛下之本心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陛下
之心過于仁者也凡臣下之願欲惟恐愛之不徧凡九
重之所錫予惟恐施之不厚然一官之用舍有司曰奪

天子必曰予一刑之輕重有司曰誅天子必曰宥九列
大僚吾知眷禮之而已廢黜之則恐其虧體貴戚近侍
吾知親愛之而已裁抑之則恐其傷恩至于宮闈之講
求左右之懇切未免有時而俯徇者皆仁之過也然始
從其厚者所以見君德之仁卒歸之中者所以行有司
之法舉天下之事曰錫予曰赦宥曰非法曰優容皆人
主之德凡曰裁抑曰減省曰駁正曰彈擊非大臣為之
則有司為之寬恩在人主公法在朝廷法行仁亦行也

欽定四庫全書

聖山存稿
卷一

主

昔我仁祖之仁亦若此而已禁中求內降雖難盡抑而
初不厭大臣之封還中書造命令雖已施行而亦不疑
臺諫之論列此仁祖之所以為仁但見其以一身兼天
下之善又何嘗以一身分天下之過哉易曰風雷益君
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如風之烈改過如雷之
迅此天德也范祖禹有言法仁祖則可至天德臣願陛
下以仁祖為法

又言苗稅斛面事

臣竊聞今秋除浙西大稔外浙東福建湖北江東江西

或旱或澇存在有之有田之家最為艱苦況訴旱訴澇

縣不為民受理州不許縣備申於是旱澇去處無由陳

訴今望行下各路轉運使專委官體訪如果有旱澇去

處即與民戶從實檢覈庶幾有田之家不致虛納苗稅

仍禁過年人戶送納苗稅所在官司利其盈餘未免多

增斛面其間有加八至於一石而納二石者重為民戶

之困朝廷雖有高增斛面之禁行之不嚴視為文具遂

欽定四庫全書

四

地山存稿

十四

使貪官虐吏但知肥己不顧瘠民高增斛面者自若也

至於開場未幾便有折納價錢則又倍于米價即以所

得斛面折為正苗之數折納價錢則為囊橐之計所以

上戶轉為中戶中戶轉為下戶下戶轉為貧民則流離

餓死或為盜賊職此之由今當開場納苗之時欲乞作

急行下諸路專委憲司覺察如有高量斛面或納不及

分即行下折納去處仰將所屬官員按劾公吏決配如

憲司隱蔽內臺得實一例彈奏仍許人戶越訴庶得民

瘼少甦盜賊止息非實小補併乞睿照

初陸德輿疏

臣跡蹤烏臺甫供職守時當鷹擊敢避怨仇竊惟文昌

法從之高華瑣闥禁垣之清要必得端方直諫之士乃

稱論思獻納之班而萌嗜進無恥之心何有封駁潤色

之語臣謹按大中大夫給事中陸德輿早竊科名不知

愛重自為掌故屢玷臺評厚貌深情蹤跡秘縉紳間

以三滑目之蓋以其口滑則搖唇鼓吻變易是非手滑

欽定四庫全書

五

地山存稿

十五

則走筆飛書傳報消息脚滑則趨煖避寒歸身權要囊

因妄傳王音預報劉之傑入相尋即敗露聞者鄙笑近

專封駁人或望其有守而志在媒進無復改圖南陽多

得美郡有勅不見于封還武弁換蹤于郎閣閱讀不聞

于綴駁蜀閬非人則書行內侍易名則書行識者譏之

恬不為恥方且日延技術問好音之何時泣卜吉辰謂

陳拜之可必涎殼升高自志粘壁其貪榮也甚矣今者

進長天官仍兼瑣闥可望其能清銓綜重夕拜哉臣嘗

謂侍從之臣人主所儲以為他日宰執之用故昔或取其有宰相器或謂其有大臣風者皆於獻替可否之際占之今德輿模稜無守惟欲以依阿取容婉順圖進志趣如此又奚足觀臣與之素無怨惡但見其人貪榮嗜進上不足以嚴天威下不足以勵風俗異日果以為相又將焉用臣欲望聖慈特發審斷將德輿免所居官不勝公論之幸謹具覺察以聞伏候勅旨

劾張鎮張知復疏

欽定四庫全書

聖諭
卷一

六

臣竊惟郡守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任千里師帥之寄或賢或否乃赤子休戚之分其在官而不賢者固不可使之留其不賢而未上者亦不可使之往臣伏見朝請大夫知興化軍事張鎮貪而無恥者也初官泉幕以賄自行而見劾於其長以妓為妾而不知禮于其妻既登朝列納賄陳瑛以為自固之計苞苴效顰無日無之攜妾獻笑或夜乃散其見于瑛僕白光之所供浙西憲司之所申者班班可見使其以科目自重何至於自棄四維

之外如是哉今其假守善狀慶聞甯民必有推不去之議臣所謂不可使之留者張鎮是也朝散郎新知融州事張知復貪而無能者也為宰吉水無弭患之方而宅堂至於被禍無理財之政而預借遺惠至今及倖臨江政以賄成吉州有蕭文叔者預納百金於石郡守知復受之卒以誤部使者之聽而劾及非辜繼之倖卷陵貪鄙尤甚郡偶缺守漕臺欲令其時暫護印而鄉人為憲使謂其至事無廉聲必至敗事使其平時稍自知愛則必不見薄於鄉人若是矣今方需上朶願可知融民必無來何暮之歌臣所謂不可使之往者張知復是也臣愚欲望聖慈將張鎮免所居官張知復罷新任以歸田不勝二郡赤子之幸

劾李宜之趙時廷疏

欽定四庫全書

聖諭
卷一

七

臣聞周官弊吏以廉為本孔門為政始於友于世末有不廉於身而能仁於民不友於家而能忠於國者臣伏見承議郎知梧州軍事李宜之雖有科名全無廉恥其

為成都漕官也書擬公事非賄不行邊遽甫傳脫身先走及知富順鹽也敵至棄城不知守土反以封記行李誣富民以責償事至制司竟遭拘管之辱他日澧州以不廉攻劾而歸其弟襲之持節湖南為之置廬室分俸給亦可愛矣及襲之沒欺其孤寡百計併吞曾無手足之愛憲司特為區處後事且述宜之無狀之迹至有豈堪托孤之判臣聞其生事不已於是挈其遺孤徙寓長沙方獲安跡今蒼梧去天甚遠宜之益無忌憚千里生欽定四庫全書

聖山存稿

六

靈豈堪腹剝耶奉議郎差充浙西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時廷發身宗庠實無行檢其任湖南帳管也擬筆在行政以賄成凌鑠同官傲忽在任奉漕使陳登和糴取盈斛面乾沒糴本自入己者凡八十餘萬實見于臺評其宰寧都也訟無曲直以賄之多少為曲直事無是非以吏之可否為是非催科違法百姓怨嗟罵其貪以民賊目之既遭案罷歸家黃白充斥為其兄遜所鄙時廷使其客納賄陳垓誣其兄以不孝致遭彈劾人皆

究之登奏陛下律以永不與親民差違之旨本不可入夤緣辟書可謂僥倖今其在任故態復作貪聲著聞是豈能盡使氏之事耶欲乞睿斷將李宜之趙時廷並賜罷黜其李宜之永不得與州郡差遣趙時廷過赦未得放參註庶幾不廉不友之人自此知所懲戒民生幸甚風教幸甚

劾趙時煥馬夢炎疏

臣聞郎官應列宿之次奉常為禮樂之司苟非其人不在此位臣謹按朝奉大夫新除考功郎中趙時煥粗有文名全無行檢嘗為湖南漕使司酒庫押官妓于觴豆之間廳事之側闢一室曰恥齋而實為酣飲淫朋之所

聖山存稿

九

湘人至今指目曰此趙撫屬無恥齋也至升帥幹專以役辦軍需取容督府而不恤湘民之怨及為卒局則又駢儷小技服役材館而不畏朋友之議所主如斯其人可想維此漸階清顯公論不容假守臨川囊金發秩昨日兩節之除臺臣劾之思其擾湖南者擾廣西也今乃

以考功起家不知握蘭含香之地安用若人哉朝散大夫新除太常博士馬夢炎雖忝科名實無學術主文胄聞所取紕繆多士傳以為笑嘗遭臺臣徇私不職之劾若其居鄉寧復必恭敬止之意往年謝公旦出守章貢有鄉民數十訟其強占田地謝甚薄之及官于朝又為一配吏改正取財數萬後因吏人與鄉人有讎在京扯拽聲冤于市至斥其姓名曰馬夢炎在朝與某人營求官事聞者掩耳今肇慶之政未有善最召以農簿已為欽定四庫全書

聖山存稿

三

劾厲文翁疏

臣聞言偽而辨孔子之所必誅淫辭害事孟軻之所必放臣今月二十一日得厲文翁輪對副本讀之見其心術險微辭淫言偽是何其敢于醜正罔上也臣子愛君救過於微大舜時幾是勅不廢急荒之規成湯盛德日

新猶聞自用之戒況工誦諫士傳言庶人謗古之聖

人惟聞一己之過又何嘗必人之無過而後諫我之過哉今文翁之疏立意在於鄙斥議己之人而游辭及于忠忱愛君之士且鄙斥愛君之士猶可也出語支離乃敢至於罔上者其罪詎可逃耶若曰今之士大夫不能琴鶴自隨如趙抃不能樓臺無地如寇準可也而曰爾不能此則不當諫聲色亦不能彼則不當諫土木若近習招權若宮庭侈靡若瓊林大盈若戚畹恩澤以在廷

聖山存稿

三

之臣言行未必相顧皆不當諫諫則適足以啟吾君玩且厭而可諫者獨文翁一人而不知文翁言行果如何也臣謹按承議郎試太府少卿時兼戶部侍郎厲文翁門蔭出身本無能解黃緣鑽刺以致顯榮其曠昔之貪聲穢行屢玷臺評皆所不待言而臣獨以今一疏言之上罔聖躬下愧正士謂陛下果有厭玩人言之意而在廷果有可厭可玩之士況當臣子登對之時乃積愆愆主之日而敢講張為幻妖狐書號誣在廷以皆無人視

陛下為何如主且君天也父也乃舉有諸已而后求諸人之語以為據夫人獻已之辭而于此言之何其不敬之大者至於次疏又有議論品流之分蓋文翁以事功自居者不知其守邊郡居京師其事功果何如耶昔者微臣祇命之初亦欲以文翁為論臣又念陛下方責區處彼若能仰體保全之意革心革行亦安知不為善人君子之歸故不欲據撫其過以瀆聖聰然使陛下公平之意不白于天下人謂我何不曰小人無忌憚至是乃

欽定四庫全書

罪山存稿

三

劾趙邦永蔡榮鄧淳疏

臣聞獎善鋤奸君子之大權同罪異罰古人之明戒近時報狀蔡榮依舊主管亳州明道觀趙邦永赴樞密院稟議臣竊以為過矣蓋往者陳蔡之黜大奸距脫天下

咸謂陛下之明陳垓再行追寬公論方以為快惟蔡榮未見施行已為逸罰何至仍職而與之祠乎且榮之罪已見於抨彈者臣不復陳有劉巖者以風鑑自詭當蔡榮在臺之時出入其家為之營求關節納錢以數百計巖之子知之有簡資錢不得陰發其私榮以諭巖竟殺其子事至天府榮又為致曲以免其罪物論沸騰巖乃黜配至今人能言之以若所為賤斥可也六月之役我師失利人皆知趙卿之罪今鄧淳已降兩秩公論尚未然而邦永乃有稟議之命允為誤恩且邦永向者授除之行債事誤國天下知之過者邦永與淳有約而彼此失期卒至誤事蓋前一日則邦永後期不至後一日則淳以本命不往矣失此二日而逆離守城之備卒矣況所至砲稍短不中度亦邦永有以誤之誤國如此追寬可也臣愚欲望陛下將榮褫職罷祠更與鐫秩邦永特寢新命亦與貶寬淳更不鐫降亦令回制司所乞罷見任庶幾險人敗將知所懲戒伏候勅旨

欽定四庫全書

罪山存稿

三